

名家课堂

短篇小说写作的一点辩证关系



刘建东，198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河北四侠”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全家福》《一座塔》，小说集《情感的刀锋》《黑眼睛》《丹麦奶糖》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孙犁文学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2022年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刘建东

相比于长篇小说的宏大叙事，短篇小说在及时地深入到现实生活的内部和细部，从某个细微之处或者侧面，来触及时代的脉搏，更准确地把握真实方面，都更具有灵活性与机动性。如果说，长篇小说是文学旅程中一次考验耐力与毅力的长跑，那么，短篇小说就是一段百米短跑。它迅疾而不匆忙，短

促却不粗糙。优秀的短篇小说更需要写作技术的强力支撑。

虽然篇幅短，短篇小说却不是可以随意挥霍的一种文体。不能因为急于表现和表达，急于想说透一切而滥于叙述，陷入一种无法控制的境地。也就是说，它要节制，要适可而止，要珍惜每一个文字，珍惜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出现的角色。爱尔兰短篇小说大师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的力量在于，它略去的东西，要不是很多的话，正好和它放进去的东西等量。”他准确地把握了短篇小说写作的要义。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也是这个道理。短篇写作首先要清楚，你掌握的所有素材都是有分量的，需要用短篇标准的秤量一下，哪一部分需要，哪一部分根本不需要；而哪一部分更重要，哪一部分稍轻一些。要懂得什么该大张旗鼓，什么该隐去；什么该浓墨重彩，什么该轻描淡写。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想法都用有限的文字表现出来，短篇小说毕竟不是单纯地讲故事，它是语言的艺术、叙事的艺术。它不是突出一个痛快，它更注重的是文字营造时的意境，讲述时的渲染与烘托，文字之外持久的思索，意味深长的回味。精致和饱满是短篇小说的气质，让文字的力道慢慢地溢出，让故事一点点地渗透与浸润，润物细无声地进入阅读者的内心世界，情感才会生根，形象才会明晰，思想才会深邃，小说的疆域才会扩展，这才是文学的力量。

增易，舍难，也最考验作家的写作水平。舍去，在短篇小说里是一种高级的优雅。看不到的并不是不再存在，没有意义，更多的时刻，没有出现的故事或者人物，是短篇小说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甚至会把深刻推向更远的空间。当舍去的那部分与小说本身展现出来的面貌互为补充、互为作用，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时，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才会欣然诞生。

作品赏析

麦歌

□耿广捷

五月，麦子在田畴整齐的版块里引吭。

一阵不打招呼的风拂过，像母亲的手指为乖巧的女儿梳理秀发，会让麦子想起被播进土壤时曾经的那一息温暖：兄弟姊妹们相互拥挤着、嬉笑着、跳跃着，你争我抢地挤进新鲜松软的黄土里。

那时候的麦歌，是甜的，是饱满的。

麦子知道大地深处的温暖，也知道破土以后面临的严峻考验，无情的秋霜，严寒的侵袭……不知道是哪一株幸运的麦子接住了从高远的天空飘落的第一片雪花，然后引领着众多的精灵去包裹住它们甜美又安详的梦。

那时候的麦歌，是白的，空灵的。

春天了，当和煦的南风从时序里透出来，穿过粘稠的乡言俚语，穿过错落的一个个村庄，抵达麦田上空，把麦苗儿叫起身儿，而后又盘旋着远去，像从来不曾来过。一声令下，麦子组团返青拔节，抽穗扬花，开始褪去青涩，正式进入青春期。在太阳的护佑下，在春水的滋润下，在乡亲们殷殷的期盼下，一天一个样子，清清爽爽着。

那时候的麦歌，是脆的，是俊俏的。

五月以降，麦子长到两尺来高，一株株开始变得亭亭玉立。成千上万的叶片在阳光下反射出饱含水分的绿光，释放出耀眼的生命的颜色。大片大片的麦田远远望去，大地仿佛穿上了一件硕大的、绿色的百褶裙，在大把青春的灿烂时光里风姿绰约地摇曳。

这时候的麦歌，是喜的，是豪放的。

每一株麦子的心里都充满希望，每一株麦子都是一个待嫁的新娘。已经有模有样但尚未灌浆的麦穗的芒刺修长而绵软，像极了性格泼辣内心温柔的女孩子。即使用手掌一次次从聚拢在一起的芒刺上滑过，也丝毫不必担心受伤，相反地，会有一丝丝柔情在心里悄悄地泛滥开来……

天地厚德，爱怜万物，这泥土里生长的一株株精灵，这用生命攒射出的一支支羽箭，在五月的浩荡里放歌，在季节的转角里放歌，它们吟唱自己丰润的过往，用情怀拓展不曾抵达过的边疆。五月的麦歌声里，它们一步步走向小满的充实，走向芒种，并在即将到来的一年一度的收获盛典里，将修行一生的正果撒向它们熟悉的村庄和挚爱的乡亲。

700多字的小文，写下了秋种夏收；写出了小麦生长，倾情放歌。“五月，麦子在田畴整齐的版块里引吭。”这种爱是沉实的、饱满的。五月的麦歌声里，祝福它们一步步走向小满的充实，走向芒种的成熟，走向辉煌。（点评 潼南）

作品赏析

阶底蔷薇入夏开

□万翁

立夏时节，一夜细雨，不知不觉院里的蔷薇花开了。

棵棵蔷薇倚在东边的围栏上，从南到北，约有200米长，那些花有红的、粉的、白的、黄的、藕荷色，还有色彩相间的，姹紫嫣红，花小巧但密聚紧拢，一团团、一簇簇，层层叠叠，一眼望去，像一堵密不透风的花墙，随风摇曳。蔷薇花开得这样猛烈，这样壮观而有气势，出乎我意料之外。

前几日应好友之邀，去洛阳观赏牡丹，直看得我眼花缭乱，洛阳归来不看花。富有盛名的牡丹，似乎收尽天下花容，哪知这近在咫尺的蔷薇花又使我心动。

说来惭愧，我本来是瞧不起蔷薇花的。记得两三年前，物业师傅沿东栏杆下道路旁，开出10多厘米宽的空地，栽上了纤如竹签的蔷薇苗。它们那样干巴巴且弱不禁风。我暗想，这是不是一件应付事儿的“绿化工程”？

谁知，冬去春来，它们扎下根，活了过来，吐出了绿枝，开出了星星点点的小花，尽管不大成气势，但已生机盎然，使得冰冷的栏杆有了些许暖意。及至两三年后，它们已经枝繁叶茂，覆满了整个栏杆，盛开出那动人心魄的花朵。

其实，古人并不缺少对蔷薇的盛赞，咏蔷薇的古诗词早已有之。皮日休诗曰：“浓似猩猩初染素，轻如燕燕欲凌空。可怜细丽难胜日，照得深红作浅红。”白居易诗曰：“瓮头竹叶经春熟，阶底蔷薇入夏开。”王韦诗曰：“柔香弱蔓不胜寒，十二围屏锦绣攒。”高骈诗曰：“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

香。”杜牧那首“朵朵精神叶叶柔，雨晴香拂醉人头。石家锦帐依然在，闲倚栏杆夜不收。”更是脍炙人口，流传百世。

细读古人诗句，对蔷薇的认识又进一步。诗有赞叹其美丽的，有赞叹其怒放的，有褒扬其不争春的，但感觉这不止是表层的赞美，似乎还咏出了蔷薇花的风格。

慢慢品味，蔷薇花是有风格的。你看，它有团队精神，不争个体的名次，抱在一起集体绽放，体现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力量，“十二围屏锦绣攒”，是生动的群体形象：它是低调的、不事张扬的，不与其他花卉争春；不似桃、杏花那样来不及热身，匆忙开放在初春；也不像牡丹、芍药那样开在人间四月天的仲春，它在百花争艳后的晚春，“阶底蔷薇入夏开”，延续着春的美丽，开启了夏的芬芳；它是坚韧的、富有生机的，不需要精心打理的苗圃和精美的盆器，长在院墙的角落、屋檐下的狭地，经得起风雨的摧残，受得住人们不经意的骚扰，“闲倚栏杆夜不收”，依然香如故。

由花及人。蔷薇花的品格于人不是很好的启示吗？人们有理由向蔷薇花投出赞许的目光！

漫步回来，看到邻家小院栏杆上，有蔷薇组成的花门，似有女子出入，脸庞映得红红的。

相信蔷薇花是永生的。明年伴着春夏间的和煦之风，它还会在丛中笑……

从蔷薇花开写起，中规中矩，到“洛阳归来不看花”却偶被院落一隅的蔷薇打动。再由古人的诗句，对照“抱团绽放”的花朵，想到蔷薇的风格，进而联想到人的团队精神和群体力量。由此，我们看到了篇写景抒情的好散文！（点评 杨千雪）

文化动态

第十二届中国“赤子诗人奖”颁奖仪式在石家庄举行

本报讯（记者 瑞春）6月1日，第十二届中国“赤子诗人奖”颁奖仪式在石家庄市举行。河南诗人李双获得本届大奖。

“赤子诗人奖”是2013年由中国防灾网出资创办的独立民间诗歌奖，主要针对二十一世纪以来在当代汉语诗歌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个人进行嘉奖，每年六月一日举行颁奖典礼。至今，先后有晴朗李寒、王家新、唐不遇、欧阳江河、黄礼孩、李庄、朵渔、毛子、巫昂、哑石、木郎以及本届获奖诗人李双，共计12位优秀诗人获得此奖项。

此次颁奖仪式在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中央室外广场举行，由著名诗人胡茗茗主持。石家庄市图书馆馆长少华致欢迎辞。石家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韩振民宣读授奖词。著名诗人、中国诗歌学会驻会副会长、河北省作协副主席刘向东祝词表示，诗歌作为人心灵的事业，这个奖项促进我们完善心灵，让心灵更善、更纯、更美，从这个角度看，它是美好心灵奖；诗歌作为诗人心声和人民心声，又让这个奖项成为本质意义上的人民诗人奖。

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位诗友出席了本次颁奖仪式。

当天，在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D栋2层圆形多功能厅，与会诗人还举办了李双诗歌研讨会。



扫描二维码加“燕赵晚报”公众号发送“培训”报名。

文学培训招生邮箱 715093303@qq.com